

吉齋漫錄

下

庫文閣内		
七一函	九四五號	漢書類
六架	二冊	

庫文閣内		
三九函	九四五號	漢書類
二架	二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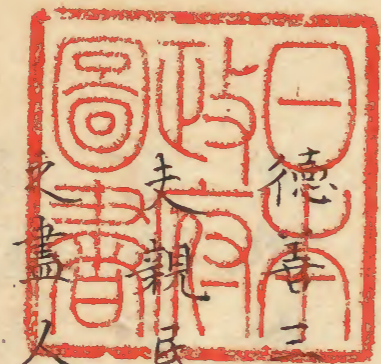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5
冊數	2 ( 2 )	
函號	299	114



吉齋漫錄下

淺草文庫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要知道



字即是一物學明親止四字即是一箇工

夫親民亦是明之德即盡性親民即蓋人之性要

之盡人之世亦即是盡己性非有二也至善乃指出

明德之本体明德在天為明合在人為明德而其

本体則至善說明之德親民至善已在裏而止至

善只是曰此義非謂上之明之德親民猶非至善

必至此而後止也至善源頭是繼之者善成之者

性其上著至字即理上著天字極上著人字謂善之至此有加於善也

明德即是至善以得之自然曰德以理之本然曰善々曰至德曰明其義一也下文條目總是簡明德蓋人有此德乃有此身有身則有心有意有知有物而家國天下皆已德分內故於物則格於知則致於意則城於心則正於家國天下則齊則治則平皆所以明此德也其中親民工夫分家國以下亦是明々德而物格知致以至於天下平則止

至善之謂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聖人事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天下是學者事孔子生知窮理盡性至命合下便了而其立言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堦亦是教人為學故不得不分如此節餽大學格致誠正之類正是聖人為學者立教處豈伊說得合下便了合下便了是有此理而豈學之可能乎若如々人之說

則只消一箇物格知便至意便誠心便正身便修  
家國天下便齊便治便平便是明明德於天下便  
是止至善皆如此則大學五言當物只說一箇格  
物便好休何故又說致知誠意正心修與等許多  
條何既是有此條何必是有此工夫既是有此工  
夫必是有此節級格物教人必是要人須序要人  
其實今說乃得一箇格物便要了却大學便人虛  
驕急迫皇惑躁妄病有不可勝言者夫子循人善  
誘博之約氣之教乃若是乎

親民只從程子作新民為是或從古不作親其言  
曰百姓不親舜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  
也堯典克明峻德必是明明之德以親九族至平章  
惇知便是親也又百姓不親乃其自相不親敬敷  
五教所以便之相親非謂舜自親之也孟子親之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有親民之理人倫明於上  
小民親於下亦是自相親意堯親九族於九族曰  
親若百姓則曰平章萬邦則曰惇知味堯之親  
百姓與萬邦也此其為說也自不通而又曰明明

德必在親民而親民乃所明其德天謂親民所以明德者必謂吾之父兄與人之父兄同。民之親吾之父兄與親人之父兄皆同一親也是墨子每父之道而五本之說矣於此覺其非則又解之曰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後吾之仁實與吾之父人之父與天下人之父而為一本矣實與之為一本而後孝之明德始明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人之兄而吾之仁實與者之兄人之兄與天下人之兄而為一體矣實

與之為一體而後第之明德始明矣嗚呼是何言之貴而不明也太明只曰親民何以知其有是說乎若曰事父事兄者孝弟之事明德已了何故只在親民上說以親民為明德則明德是未嘗有事未當接物而必有待於親民乎便大學曰親民以明其明德則其說獨可委而必曰在明明之德在親民則是自明之德而推以及人先後之序曉然明白而必欲顛倒橫豎以吾之父兄則一繫而民之以人之欠兄則一切而親之生於其心害於其政

發其政害於其事與所謂彼媿邪道之心者而謂  
吾聖人明德新民之學百是乎  
親民之為新民者蓋事吾之父兄是明德而能盡  
孝弟有以及人之父兄而便父能孝弟便是新民  
民之孝弟是人之自盡吾有以教之耳故曰一家  
仁一國共仁一家讓一國讓又曰上老々而民孝  
上長々而民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又曰其為父子  
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教之意為多若平天下  
章則止是有以養其民而與教必非二種也大學

古本於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與知保赤子此之  
謂民之父母則皆以親民註之謂此等處於親民  
意為多皆至養而言若上所謂一家仁之則又  
何以不見親民之意乎蓋數養一理自有先後若  
說新民則自能兼養若上說養則遺却教之之一  
節此大學新民之者也況其所如保赤子之類  
又與所引堯舜親民之義不同是自相 且盤銘  
一段五、新字傳者所利心敬以證新者夫不  
信有挺之五言而取必於可疑之一字可謂誤矣

今人為格物之說者謂物理在心不當求之於外  
求之於外若折心與理為二是支離也此說謬矣  
夫物理在心物猶在外物之理即心之理心之物  
即物之物也万物皆備於我天下無性外之物故  
求物之理即其心之理求心之物豈有也於物之  
物哉若謂格理者為在外則万物非我而天下之  
物為出於性也外矣求為一本而及為二本謂人  
支離而自為支離其原實記於好高自勝之私而  
不知其尾衡次一至於此也

致知在格物々々只是至物為當蓋此物字直只  
是理然說理字使虛使每許多條件所以只說物  
為有著落便實使有許多條件分明使致知者一  
一都於物上見得理終方是實善知已是心致知  
只求於心則是虛見虛聞故必驗之於物而得之  
於心乃為真知此正聖賢之學所以內外物理合  
一也異教說心豈不玄妙但一物求其於天下  
之物皆以為祖迹驚細遂个浮絕厭棄於禽父  
子君臣而去也乃白己一身猶以為多為幻人為

不肯向物上体察以為如此則是著相故曰懸室  
想出一個虛妄的道理反以為真今且致良知之  
說何以異此大學致知格物之訓其為聖學一本  
之歟而大中之道歟

明道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物事也書皆有理至  
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窮理而  
至於物則物理盡二說不同前說為當而亦未有  
備必蓋物同是事物必有理所以不曰格事格理  
而必曰物者蓋事涉作為而物乃本物理虛而物

實物有萬殊而理則一而已夫格物若求一理豈  
不簡易然而万殊則一理之變動亦不可不察也  
只於作為上求亦不見物之本体所以大學說格  
物々々此言究理不同究理是聖人分上事格物  
是學者分上事究理自一理止便了格物須物上  
是得此理有實地然後漸次可進凡學皆為學者  
言故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於平天下皆有節級  
若聖人於身心家國只是一貫又何須言學  
格物之物或問之謂已備但猶泛論蓋个物字且



不須訓作事字只謂之物字便在其中然大段只是个理所以不曰格理而曰格物者首物方則之即是理也理字虛物字實不言物而言理則致知五夫猶每著落此大學之教所以使人從美下平處故持地立此二字以為致知之則也夫万物皆備於我天下之物何一而非我之身何一而非物厚無內外彼此之可言也若疑傳註格物之訓為在外是以物為外也物在外格之者將亦在外乎孟子之辨告子曰嗜秦人之炙無以嗜吾炙夫

物則亦有然教也然則嗜炙亦有外與通於嗜矣之旨則知格物之也

格物之物自大學之道言之則道是一物字亦一物分之則明德是一物新民亦一物又分之則識意正心修身為明德之物齊家治國平天下為新民之物又細分之則好惡是誠意之物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是正心之物親愛賊惡哀敬哀矜敬愔是修身之物孝悌慈仁滾義利絜矩等是齊家治國乎天下之物自道字一終言則即物是物自學

字一路言則即事亦物要在活者致知在至物則  
自誠意以至於平天下物皆在其中若善惡二者  
則其大端木末兩言乃其大旨也故曰物有本末  
又曰此謂知本觀於此言則可以知格物之說矣  
致知在格物之格而后知至言致知在至物之至  
而知亦至矣久義一連斷絕不得大學首萬都是  
一時說諾故在止於至善下文即云知止不復言  
至善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下文即云其本亂而末  
治者否矣不復言修身物格而后知至亦然若不

不意兼上文則知止是止之甚其本亂是亂之甚  
物格是格之甚蓋致知之致與知至之至不同致  
知是推極其知乃用切字至字則知已到極處是  
成功字若格雖訓至與知至之至訓極亦不同物  
格但言知至於物言知之有物乃知之著實處知  
至則極其知之謂之故格物可覆言物格致知可  
覆言知致也

格物只是至物善吾之知不至物則是空知致人  
知之是正是有一之知須有一之物致知在格物者

以見致知即是至物至物乃為致知吾儒之學之  
實如此言知在物則不可求知物之外也  
格物訓正物於又義至通然不是大學工夫豈有  
學者入頭一个工夫每上事就能正物不知如何  
物即正范：蕩、全人每下字如杲如其說則大  
學一部書只在此二字為學一生工夫亦只在此  
二字聖賢何故只恁畧々綽通而致知誠意正心  
修身許多節目工夫都从在後以此知格物只以  
為至物為常求之上下文義如曰致曰格曰至亦

皆相樣每疑但程朱之訓典此少異蓋格只書訓  
至不必以為究至物只當作物且不必心為事物  
之理蓋物心有埋言物則且言格言理則當言究  
格物工夫有漸次究理工夫每漸次格物正是自  
知而行有先後究理則是合知行而一貫每先後  
大學是為學者故曰致知格物易為聖人言故曰  
究理盡性以至於命要之致知格物乃究理之始  
究理乃致知格物之終

親民之說若如或者之解君子而每國與天下只

有家之人則所親之民亦只是家之父兄不能及於國與天下則人之父兄與天下人之父兄皆不能難不得為一體而明德之學終其身有不能盡者矣蓋以必欲親民而後可以明德也為此說者以朱子必欲尽格天下之物乃能致知為非蓋以天下之物不能尽格則共之知有不能尽致故耳然而自其為說則欲尽親天下之民乃能明德而何時而可明乎其矣蓋在於好高自勝故於古人經傳一切任用己意而其強辨又足以淆之而不

知其誣聖賢以誤後學也

親民之止至善只在尽乎天地理之極而每人欲之私上不是必到天下乎處方為至善到天下平處為至善若竟舜亦是蓋新民而至天下平則其教化浹洽淳厚時雍風動亦自可見然堯舜新民一念絕乎天理絕矣人欲乃為至善之實有不待於時雍風動而然也文王金不得天下其新民至善亦只在緝熙敬止上故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人

交止於於推之則所謂儀狄文王可邦作學者即  
是此物若吾夫子則雖不得位而其老者安之明  
友信之少者懷之真是以天地万物一体其新民  
至善典堯舜文王一而已矣

大學之教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蓋謂  
致知不至于物者則想像無實恐其流而為虛也  
誠意不致其知則察識不真恐其流而為昏也夫  
其曰格曰致已是在物與知上用土夫便已收飲  
近裡故程子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

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又曰格物  
者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况格物致知即是切磋之學即是物懷有不必言  
誠而敬亦無不在者或者乃謂不務誠意而後以  
格物者謂之支不知何所指也豈亦不明物慄之  
義而未察程子之言乎其謂不事格物而後以誠  
意者謂之虛不末於致知而後以格物誠意者謂  
之妄則天皆遍以自狀蓋不徒先儒格物之訓而  
後以致良知為說不知有本大學之有諸簡而一

切穿鑿以行其胸臆之私逞其分類之難其為虛妄甚矣

朱子以敬為大學之本其曰敬者二心之主宰而  
万事之本根也蓋此心既立曰是格物致知則所  
謂尊德性而道同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  
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棄由是有家治國  
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大  
學之八條目改善無一時而不在無一妄而不有也  
然則其為格物致知之學必有所謂主一無過者

學必有所謂其必收歛不容一物者學必有所謂  
當懼之者學思慮精明而不難心休管提而石放  
如此而致知格物如此而誠意正心修身又何支  
离之有哉古本序謂合之以敬而益綴夫既曰台  
矣而何綴之者夫子曰諸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夫朱子之合大學而以敬猶夫子之以思無  
邪而合詩也然則夫子之於詩亦綴矣乎  
合學謂格物為正物未是外說也夫人方然學之  
始知尚未致何從而知物之正與不正乎意尚未

誠其為正物每乃為妄乎心尚未正欲以不正之心為正物乎况為其說曰正其知之物也正其意之物也正其心之物也正其身之物也極其類至於天下國家皆然夫一功既以正之矣然而格尚之故不知曾而何等工夫而乃能便物之能正如此也大學之教格物乃用功之始以次而及致知誠意正己修身其工夫都在後如正物之說則必須將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下功都在格物之知然後乃為可通也

傳習錄謂大學工夫即是明之德明之德只是少誠意之工夫只是格物至知若以誠意生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若恣惡每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木先去窺格事物之理即范之蕩之每著落處須用漆之敬字肯才牽扯得而身心上未然終是役根源若須用漆之敬字錄何孔門倒一个最豎要的落之直得十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程出个誠意田說正是學問的太頓挫處於

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說似是而非傳曰穆々文王於緄巡敬止此敬字原是大學有的又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分何分者恂慄也恂慄即生敬之二夫用於學問自修者此敬字工夫亦是大學有的不曾有人添如格物致知則敬在格致字止如誠意則敬在誠字上即如課說則格致學全無誠的意只是虛沒必待以誠意為主然後有下落則大學格致之說可無而只以誠意為救足氣今必以是二者

置於誠意之先是以誠意之先不可無此格致而聖人可指地指而言之况敬用於格致不須添誠意用於格致及謂添渠謂若須用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只待十有餘年後要人未補出身亦謂若須用誠意為主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於在第三項只待十餘年後要人未提出夫舍己之添而謂人添舍己之無著落而謂人無著落其強辨飾非如此安可以人道字



大學中庸只是一箇學一個工夫自格物以至於  
平天下自戒懼以至於致中和而已矣但大學是  
直者的工夫故有次序中庸是橫貫的工夫故每  
次序其實格致誠亦修齊治平到底只是箇戒懼  
其所用亦只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上見得若慎  
惇亦只在戒懼真面的為幾之發動處又為緊要  
所以提出大學而言於誠意章亦是此意或謂中  
庸之於戒懼始終言之中間說明善誠身與尊德  
性道問學卒則皈之於篤恭若大學則似未得此

等分明此讀者之不察也叔說漁之詩曰如琢如  
磨者自修也瑟今個分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成  
儀也所謂恂慄非即戒慎之謂乎是恂慄也以之  
學者此也以之自修者此也所謂學即是格物致  
知所謂自修即是誠意正心修身以此可見敬之  
一字後大學之八事而非朱子以己意合而綴之  
也然此恂慄亦只是文王之詩之所謂敬止而傳  
者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  
孝為人父止於慈自與人交止於信夫仁敬孝慈

信雖有五者在聖人則只是  
一個明德一個至善  
一個敬學者為之則只是  
一個學一個自修一個  
物慄到治國平天下章之  
所謂恕所謂仁也只是  
這一個克提到純熙自然  
的所謂篤恭而天下平  
只一般今人不以朱子以  
敬語大學為然反謂其  
然謂其支离而必別為一  
說以通之具好高自異  
是矣

大學古本問誠意是慎  
絜工夫在格物上用獨中  
庸之戒懼世天謂惟以誠  
意為主而用格物之工

故不須添一敬字久謂誠  
意工夫實下乎心惟在  
格物故引傳言格物之事  
而以瞻彼淇澳以下二  
詩當之嗚呼是何見之謬  
而言之不通也夫既以  
誠意只是慎獨工夫在格  
物上用則所謂如思之  
臭如好好之色此之謂自  
謙以君子必慎其獨乃其  
所謂工夫實下乎心即是  
格物何乃舍此而後取  
淇澳之詩為格物之事乎  
未淇澳之詩所謂切磋  
琢磨道學自修是格致誠  
正條身之事未見專為  
格物而言也以此詩為格  
物而謂誠意工夫實不

乎必在此則誠意本章所謂每自欺與自謙頭乃  
不為實下乎必乎其謂以誠意為至而用格物之  
工故不須添敬字夫大學明明德以修身為極以  
格物為始今以誠意為主而遺却修身仍也大學  
也誠意要先致知今舍致知而言格物何也夫朱  
子之言格物只格字上便自有敬而今說格物以  
誠意為主則及越致知而必尋誠意以為主以為  
即中庸之或懼其語敬則一其分裂聖人之言以  
遷就已意則又就若即格物以為敬者之得其要

領而字有依批字即其說真所謂支離之尤者乃  
以是而譏先儒可謂悖矣

古本序謂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  
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善之則致知  
而已矣如渠所言謂格物是誠意之功止至善是  
誠意之極致知是止至善之則呼何其異於大學  
之說也大學以明明之德新民止至善統言其道而  
其下八者明是條目一節之各有工夫各有次  
第安得倒行是抱毘而無別而有若是之說乎推

其說則大學之序當曰古之欲明明之德者在止於  
至善在致其知在誠其意在格其物之格而意識  
而知至而止至善則止心修身皆每所事先后字  
一筆都句然後可通令大學源委是教而心粉之  
易置求與之異果何謂也經曰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个先後字蓋為下條目  
先後字張本正大學不易之次第夫以知所先後  
為近道則易置其序而穿鑿附會以成己一偏之  
說豈非呼道之甚者乎

今人好說大本一貫也只是个体突不明白的學  
問何曾知那大本一貫有一縷有貫然每貫不成  
一有本終有未然每未不成本所以聖門之學只  
在遂事遂物一言一行上用功蓋以事物言行不  
尚乎貫而為一不尚乎未而得其本也為何只懸  
空討个大本一貫不知大本一貫從何便得此聖  
人事須是聖人總能立天下之大本總說得一以  
貫之而今說得太易了使人疑惑不信故反求之  
高遠范之蕩之的全無實地不如且只低頭理會

博學而篤志功問而近思言忠信行篤故久而或  
熟微上微下大本一貫不出乎此矣

舜之好問好察而用中即是情一處顏子之釋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即是博物也夫好問好  
察與擇中庸其為格物致知之學甚明今謂戒懼  
慎獨為精一博約而疑程朱格致之說之非則當  
一好問好察與擇中庸之時每戒懼慎獨之功將  
每所施於好問好察擇善之時乎蓋聖賢言學徑  
緯錯綜每所不可大學自格物以至修自乃其目

然之序順而格之強也若戒懼慎獨則格致誠正  
自然之功橫而貫之緯也豈可因中庸之見而疑  
大學之非乎况戒懼慎獨以為約礼至明以為博  
文則甚不明必通於徑緯之說然後如博物精  
之旨與格致誠正戒懼慎獨之義橫未豎未並行  
而不悖

謂博文即是約礼明善即是誠身不必他辨只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謂博學詳說  
以至於約曰將以及說可也謂博學詳說即是約

將以及說而可通乎中庸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謂明善為誠身之通可也謂明善而  
為誠身也則順親即是信友也信友即是復止也  
而可通乎

知行當在一心自有先後故謂知得一分便行一  
分知得二分便行二分知到十分蓋進得一分知  
則自進得一分行如是則知至而行即決之固未  
嘗必要知到十分然後行方從一分而始已如是  
則謂今日知明日行今年知明年行十年知十年

行可乎非惟先儒未嘗有是說而天下本無是理  
也所不取以致知為力行之說者謂知得一分便  
以為行得一分知得二分便以為行得二分其始  
也以行為知其流也以知為行則今日之所請者  
全無一字著落其終只成就得一分也偽若四者  
之知已到此則行已到此矣是知行合一之說過  
足以搔其知而不行之過而欲以誦說論辨為聖  
賢也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子蓋不

肯任生知而以學知者自必然其謂好古者必謂古之人也古之道也謂古之人必人之言與其行也謂古之道亦只是古人之言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也大古人之言行即復得見亦必載之時書或在傳衍終不然只是一个契悟理想便得之亦必須諸詩讀書多識前言往行以我之心求古人之心以古人之心感我之心如此方纔有得以此是學知者必曰格物致知孟子亦然若如此今日致良知之說必曰我豈不是生知然我何須

他求只這道理先令明白在我心上自然知得乃便一切不必學問若有此理夫子何故不言夫聖人坐知以為今下便了無所不知是有此理其下既曰學矣而以為但只求之良知而不必更求學問有是理乎

今人說致良知者所聚講者率皆曾讀書之人尚說不轉若以田夫牧子不曾讀書識字故與之講此便是全不曉得其間朴實忠厚亦有知者弟學好者只是資質所得然如此便了更止不出終

是讀書明理的然後克檢得閑有許大氣力太微  
聖賢非學問何以能之此聖人之教所以必是格  
物致知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其尊德性亦須道  
問學而後得也終不道心性之學不是根本只根  
本要許多倍養除學問次是一超徑悟之說聖  
人原無此教

子以四教夕行忠信終不道這今文也是行若文  
是行則三教便了何故人著此聖人之學簡易者  
只是當然若無的自是添不得若有的都除了只

討一今自在的微易簡聖人當教人何故不只討  
今致良知若今人之說乎聖人既說知人說行既  
說文人說行乃不厭其重複以此可見聖人之為  
易簡而今之說者為好高務勝而益做今嘗今者  
及不勝其繁瑣也

今之為知行合一之說者曰真知即所以為行不  
行不足以為知其以救從知而不行之弊則可也  
乃敬遂駕其說以經先儒以穿鑿備會於聖人則  
吾不知矣天下只是一今道理一今學問但其工



天自有知行兩端其兩者正所以為一也今日致知是力行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則只是一件更無兩端則聖賢只說明善可也何必又說誠身只說博文之可也何必又說約禮只說致知可也何必又說力行其為言韻而義及不明其弊至於使人兩處求之莫知向方聖賢未入以為學之的而及誤之若此予吾知其決不然矣蓋知行決是兩項如治肯角者一切一磋以為切不可不磋則可以為功即是磋則不可治玉石者

一琢一磨以為琢不可不磨則可以為琢即是磨則不可再之有槃有舵謂同以進舟則可也以為槃即是舵則不可車之有衝有輪謂同以進車則可以為輪即是衝則不可由此言之則知之與行自有先後自有作用但不可截然為二途耳豈可混而一之乎

知行合一所以必辨其不然者無他蓋知行而處用工而本則一耳若以知即是行則人之為學只是力行便了又何必致知其以為必用致知者正

以即行可石當欲求其當非知不可耳若行便是  
知則即其所行石尚當無石當一切買行曰我能  
致知則許之乎今亦自知其說之不通則又補之  
曰致良知蓋以良知則無不當故耳夫良知則無  
不當矣然知果心其皆良乎以其良知而致之則  
可矣然知之不良者果孰復而知也乎則又自知  
其說之不道而為補之曰知良知个只是良知則  
能知良矣其必大賢以上乎有焉善未嘗不知顏  
子是也其次有不善而不知者多矣其能以是知

而知良知乎至是則良知之說究而致知之功有  
不能不得於學問者矣

既知行合一只低頭微便了便人道是个朴實的  
聖賢今知只說个知便人東走西走是辨言庸違  
者既說良知能知何故講論再三猶有未知者以  
此見良知在人未必令下如聖人而乃欲人倍其  
本心以行難矣誰者而未知而况不謁者乎此其  
說之白石能推也

倡為致良知之說者源頭只是佛假共儒之學改

頭模面出來只道人不知他佛所謂明心見也所謂遇所謂本末無一物今謂語人不有良知在知得良知却是誰豈非改頭換面而出乎然偏以人倫物理為外為煩惱為妄故欲去語相只一不字坐以為明心見性以為覺以為本末無物若者偏則人倫物理色香都在眼前皆是吾性吾心實有此物豈能去而去之故不啻平外而自得乎內是為一木若專守其內而日不必東求諸外則是必如叔氏之外人倫物理而後可然豈能之乎

先儒以知行為二而其學則一今人以知行為一而其學乃二何也蓋先儒知而能行之故一今人只知便以為行豈非二字

致良心之說分明依傍陸子而異其說求以勝之而稷掩之耳其極心都分明是佛陰以為祖宋而陽排之真自欺矣今人謂陸子為禪幾於惑道者以出於陸子而更異其說求以勝之而復掩之者為禪則不過矣但一待之學皆蹈襲迷誤餘珠每真卽予言而猶永治也

朱子答張敬夫謂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忘不  
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  
一之心把一之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裡面已是  
三頭兩緒不勝其擾矣就便真能把捉得往只  
此已是大病况未必能把捉字儒教之異亦只  
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燦大地便是有兩個  
主宰了不知况者是真心字見者是真心字或者  
以知者即良知但不知其如良知者異良知字果  
非良知乎此書所言深是以破此惑

楊慈湖於扇弘之次問象山曰敬何如是良心  
象山尚席大呼謂適啞訓決是非即是此所謂於  
流行發見之地而見其心也刻決者是非之心知  
之端也長者是之則為好仁非者非之則為惡不  
仁心之可見者此也二公執此以為地柄又謂曷  
箇工夫在此紹興以來有果老者為禪學宗張子  
沼草多草尚之果與張書曰在古得把知入字可  
改頭換面用儒學書接引後學朱子曾有是言予  
嘗見陳白沙謂休違照曰終曰乾之明恰此而已

矣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每一心不到無  
一處不運故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之溥此地  
柄在午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存窮  
總一齊收合隨持隨處無不是這今先塞色々信  
他本來何用尔脚旁午振字所謂收合此者也只  
是心所謂把柄者亦只是心所謂一存窮總色々  
信他本來也只是住這今心其意以為此是今好  
物子我已看見在此直是快活却只將來拈弄一  
香便了更不消則項工夫此所謂不用脚旁午振

所謂易簡也此處看破白沙々學出自象出之語  
慈湖者為真但白沙即得象山精識是見不過竊  
其近似以微虛名而已改頭換面接利後學即是  
果老之術或者過於師尊反以啓後學之疑而重  
為吾道之害則不知其過也

今人謂陸子為禪亦是漫說秋氏高却父子君臣  
夫婦々常道每於心性上招弄精神只是悅物見  
得些且道陸子之學何曾高却此道難讀書時理  
亦未嘗廢如所謂而壁始巫者何綠以此加之末

子早耳議論頗激致其門人致大其後漸覺平生  
但曰陸學固亦有似禪處其曰似禪使非以為真  
禪也蓋聖人之學只是个大中若微有過高便不  
知覺入於索陸行怪陸學豈便為禪只畧有些意  
思則其流之弊或於君臣父子上下差都難不  
似禪之齋紹然仁義之害至於無父無君亦緣起  
於念頭朱子之言蓋亦防其流而推其至微而言  
之耳令人既不知禪之所以為禪亦不知陸學之  
所以似禪但見先儒曾有是言便亦同色附如

切指付迹其為學又皆支离破壞割裂叢縵乃吾  
朱子之所誅惡而痛付之者乃欲以是而妄議二  
家之是非々惟不知陸子而亦不知朱子者也有  
人謂陸子之學除却先立字其大者別無伎倆陸  
子曰誠然此可以知其學之所在矣然先立字其  
大者大是心立是立這个心然何從而立字孟子  
蓋曰心之言則思々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未思  
則心也思豈心乎故必思而得之然後心為可立  
則思而立者心也思而得之者非心也性也故曰

仁義禮智非由外樂我也我同有之也弗思耳矣  
以此見得必此心能思而尽心而知性然後為能  
定立乎其大者陸子之學但求本心於思字尚欠  
一搭故於得之必猶不知何如所謂先立乎其大  
者若亦未見分曉也

孟子牛山章說心地仁義搭上謂之良心下章指  
義謂之本心後章指仁謂之人心以見此心若非  
仁義便不是良心便不是本心便不是本心便不  
是人心然人心之違仁義者多矣不能察誠而但

任其所發曰此吾之本心此吾之良心也而一切  
認為靈明如用則反失本心之良矣蓋心出於性  
終屬有形落在形而下邊的便有差處所以聖人  
曰正心曰洗心有邪而後正有污然後既其污  
子邪只討著个心未要能洗而正之哉此可以知  
陸子之學之過而近世良知之學所以悖於聖人  
也

德性之知也實以聞見乃為其知蓋聞見之知自  
是德性所有今以德性為真知而云々不假聞見

非也嬰孩始生以他人母之而不長則以他人  
為母終其身不知或聞之出室不令人見石聞人  
語尚天日且不識而況於他乎故嬰孩之知必假  
問而始知其呼父母與飲食皆人教起之也以此  
可見德性之知必由耳目始真親子主招辱絕外  
物至死而欲不能割者蓋其心已先有耳目之知  
為主故耳以此益見耳目之知為真人而無心無  
知固不得謂之人然有心而無耳目則心亦何寄  
乎良知之說駕言德性而小聞見克其類則亦始

坐之僧幽閑之嬰孩而已乃欲以語聖人之學乎  
親氏謂明心見性也只見个明心何曾見性渠蓋  
以心即是性其實心是々虛靈知覺亦自有不是  
處且如父子君臣夫婦乃人道之常性也大本佛  
乃要離却彼其心既知覺靈明乃子此而不知其  
非字于此不知其非可見必亦有不能知是非心  
也而豈可認為妙道靈機而一切由之乎以為妙  
道靈機而一切由之此佛之所謂明心而即以為  
見性也其實於性上尚有遮隔不知夫本達道何



在故聖人之學有心便要養性尽心便要知性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而終至誠盡性要未嘗專一任心獨大學言心而必曰正心可見心有不正而後正之亦足以知明心之說之非矣

陸子之學豈使如叔氏但批其所學在先立字其大者與學問之道求放心全在心土用上而未及言性則恐微有專一任心之過而少交養立發之益耳非謂其先立字其大者與求放心有可疑也此處正見得吾儒所以異於佛心久見得陸子之

學所以異於禪心朱子當時之論亦未及此蓋至於今尚紛然其辨而不定也

夫先立其大者必有所以立之者也求其放心必有所以求之也此處若差便是以心主心以心求心之說若曰立者此者也求者求此者也畢竟不明蓋其求與立湏是學問從性上頭來從性上頭來々々々々然後知所以立知所以求其家位之求之尚只是心而其尚以立所以求則是於知性養性處作得主而書心存心之功為有本耳陸

子論學獨於性上不甚發明人謂其似禪處其迹  
立此硯其與郡中守書有曰嘗子一篇自予山之  
木嘗羨矣以下可常讀之其浸灌俯植之益嘗曰  
深其卷首與告子論性處却不必涂考思其力量  
未到幼及惑亂積神此亦足以見其性上獨欠行  
明而專任本心之惑過也

夜氣即是浩然之氣浩然之氣乃是仁義之心克  
周發見盛大流行而然夜氣則仁義之心指亡於  
動擾之餘而僅存於闡家之處者氣即仁義之心

平日之氣好惡與人相近處即是仁義夜氣不足  
以存則是旦書措亡了此仁義至夜間此心已存  
不得非謂別有夜氣以存仁義之心也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而上  
文曰誠之者擇善而同執之者也學問思辨分明  
屬擇善篤行分明屬力行雖其朱子之付其義自  
見蓋誠之之學與傳學以可立之學皆指道而言  
即首章之所謂率性者是也其一誠字與博字審  
字慎字明字篤字則擇善固執至分知行而戒慎

之心則一而已矣以為誠之學其在大學則格致  
即是學問思辨即是擇善誠正修即是篤行即是  
固執其謂之格致謂之誠正修則亦每非戒慎之  
理但自中庸成就處則謂之盡性自大學成就處  
則謂之明明德然明德即性明之則有以盡之矣  
令人非諸子格致之訓以為渠如其說則學用作  
用不同而不知其正所以為同也

交於學問思辨未之下有一之字便工夫歸一有  
若落處其曰溥曰審曰慎曰明雖其作用不同然

同於一而已矣即此便非循外便非遂未便非支  
离亦不更用解釈令人合學問思辨於篤行言之  
辜張解釈支為支離矣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陽也乎不可尚已此曾  
子真知孔子者也眈々其仁測々其測諾々其父  
此子思真知至誠者也而曾子未到孔子子思亦  
未到至誠若謂真知即所以為行則曾子即是孔  
子子思已足至識聖人矣孔子之告哀公以九條  
告顏子以四代禮樂孟子告齊梁之君以三道告

藤君以充禮經畧其實孔孟未之嘗行也居謂未  
汗不迭謂之知則孔孟於此猶有所未知乎此處  
說有未通又說知之功真篤實處即是行之之明  
覺精察處即是知此為知行本體書曰知之非難  
行之惟疑兩宜知行難易為知之真功篤家即是  
行何以篤行之惟艱乎孟子始條理者知之事絡  
條理者聖之事明害知行先後若行之明覺精察  
即是知何非知為始條理乎天耳言本不通而其  
巧為辨什使人難於究諸則不得於心而持然以

以聽從者矣怪其然也

易仰以覘於天又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  
故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  
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處都只是說知雖是聖人  
事然從知上說也不可謂都是聖人行過的只其  
理聖人已洞然於胸中便是若謂必食入口而知  
其美德必行路而後知其險夷則是行而知之說  
若天文地理死生鬼神如何可行而後知乎  
焉知崇禮早崇故天早法地知崇如天禮早知地

知即是知礼即是行天也地外地在天中今有謂  
天包乎地故知通乎行此說迨是然天只是天地  
只是地謂知通乎行則可謂知即行則不可謂天  
通乎地則可謂天即是地則不可此義是明  
致良知之後分襲佛語予嘗在廣聞渠說續漸時  
衆皆環聽不省所謂予說此出壇經只是主知字  
知義壇經超州南華寺本偶得看渠知予得其祕  
蘊後遂不言傳習錄中此等處最多莆惠問答說  
个甚負已飽穀已陸澄問答說个甚照心妄心聖

賢只說克也為己說个人心道心何亦明白若真  
已云々学者多不理會盖佛說生人之性不是真  
性我有个真性在天地间不生不滅又說心々  
生萬注偏周河沙界即真已照心之祖宗也夫聖  
賢教人導之以進易而今教人誘之以遠但難聖  
人教人導異端以誘儒今也教人誘儒而入異端  
真不性也

致良知之說斷非大學致知之旨盖大學只說致  
知嘗說致良知何為而輒如之夫凡言知者必是

心之已矣若未矣之知渾然之良何從而致然已  
矣之知則有良不良人何由而知之又何後致之  
乎若良知自知殊非聖人能之若顏子便有不善  
時亦嘗不知而已顏子而下豈然免於有不善久  
豈皆有不善而未嘗不知者乎若知不善不能如  
顏子則以不善為善以善為不善者多矣豈能以  
良知而知良知乎知且不知而能致之乎故聖人  
之學必須格物以致知二夏所謂學於古訓易所  
謂學聚問辨興多識前言性行孔子所謂博文學

文明善孟子所謂博學詳說驗以吾心獲於古人  
絕於理之是非念之善惡曉然方明而後其知度  
幾可得而致不然則中人之資心体未嘗知之所  
矣善惡紛如何從考拙証驗一切念慮皆非實體  
其不至于獨守自心抱空妄想認昏昧以為虛靈  
吁情欲以為至理獨往有恣為所忌憚而卒為佛  
老之皈小人之黨者幾希矣

或謂良知之學全在心地上用工得其根本為教  
其速必倍學向功書久詞上求馳遂於外終身每

得曰固是然人有百病心病尤火俗學乃風寒暑  
溫外感之病無能殺人然教人速猶可土若心痛  
則每藥可醬矣夫彼謂心上用二自是根本使以  
為一切是當而不知其非則先儒嘗有剜叔氏任  
心之說者曰此以五各為根株坐華實可食彼以  
穉捍為根株生華實不可食參求以根株愈疾鈞  
吻以根株殺人其毒不在外吁此言盡一矣夫學  
專於內是有根株或為錫吻則其毒愈深矣然枝  
葉易於艾落而根株難以改易則僭學只在轉梧

而此等學術則須株除也

陰陽始凡即有天地土即是地與天並形乃凭水  
火而生友居金木之後乎天一生外地二生火天  
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何水大金木既生而  
始有土乎若曰水火氣他每所附爻金木皆質之  
物每土條何所著乎若論止者之生土為最先水  
大次之金木具最後乎水火金木只可以四象備  
而不當以土足之為五行也死生之序與行之序  
不同水陽初生而圖以為陽樽金陰敬之極而圖

以為陰據其為說蓋有推之而不能適者矣  
孔門以詩書執禮為推言久行忠信為四教當時  
學者用工只在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  
無上而求仁一克乃其先務師弟子問答率不出  
此未堂言及心性故子貢以性與天道為不可得  
聞自曾子傳大學始曰正心子思作中庸始曰盡  
性孟子又說出存心養心於心知性養性等項  
而學者二夫漸求向上蓋使人求之心性至高遠  
而易於荒失求之學問忠信言行至若近易而自

有依拠又心性微妙確於用上而尋常日用之間  
發見著聞無非心性之實即而求之為力甚易也  
非孔聞石以心性為救蓋仁即心性學問言行皆  
所以求之

孔門之學只是要求仁克己復禮求仁全切聖人  
一句說了非禮勿視聽言動乃其用工之自為要  
今下子心故說出其決則必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美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恭敬而敬與人  
忠其實也只是个克己復禮為恭敬忠恕者實地



可以漸次用工故皆出耳若先唯後復與其言也  
認是說仁者之心如此其工夫也只在恭敬忠恕  
上論語一夏未嘗直指仁之全体蓋聖人於學者  
只是教以為仁非若後世只講求名義教以為仁  
則得寸是寸得矣是只講求名義預有終身說行  
路而不能寸尺者矣

生而知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因而學之人具  
次也因而不學民斯為下矣何也生知者是其於  
性既極其全而其所得又極完厚是以不待學而

為生知學知者乃其性愈本全而其所得求必完  
厚未免為學故為學知因而學者性愈亦全而所  
得已薄是以因而後能學焉是為因知性求必全  
而又極薄故因不知學夫此一性也生知不待學  
所以為上學知以其能學所以為次因而學以其  
因而始能學所以又次若因而不學畢竟是性又  
次於因知所以不能學斯為下此於學与木學必  
見得性又見得相近相遠如蓋能習於善者亦是  
其性在善邊多習於不善者亦是其性在不善邊

多生知與固不學二等便是上知下愚相近只有  
學知固知二等然二等之中差等尚多此處論性  
甚明然不謂性有下而所以不學為下此聖人之  
教也

義利原是一物更無分別故曰利者義之知也又  
曰利物是以知義蓋義之和也即是利以利物即  
後義乃和後人只見利見便直之物不知從義上  
求遂不向義上求取而義利始分君子小人始別  
然凡利不從義求者皆非聖人之所謂利也故曰固

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然專言義而不知利之為  
義則義反先之而非聖人言義之本旨易曰利用  
安身又曰利用出入故舍義而言利者必有人欲  
陷溺之危舍利而言義者亦喪天理自然之安義  
利亦只是天理人欲不在天理外也版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日用飲食男女居室尚得其道莫非  
大理之自然若尋天理於人欲之外則是異端之  
說商人偏出世界而後可然豈有此理乎  
告子之不勤心也只是硬把住則每作用所以他

說不得於言勿水於心多得於心勿求於氣只以  
心為主也不把即言未 亂他也不討那氣未昭  
助他正恐為那言與氣急動這心其實內面也每  
那主敬的工夫外面也每那集義的工夫只恁他  
懼之董之或問今人故良知之學也心上求取他  
都治動靈明其不動心處却說主破集義不知于  
孟子同否同這却似告子他說良知便地那心認  
定了却只是好約發將來也說是好的他說原來  
頭非有不好的而不知心也自店那不好的其主

敬也生的不是敬其集義也集的不是義及不得  
似告子把定心便休也他更要推出朱做事業若  
是偶推著好的不可知若推出那不好來便從自  
己身上先懷起如何不懷了天下國家君只是一  
个也得却又呼明類以號召天下其可畏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動長也此是大候若  
祭物却是集義若不集義不知有甚些甚勿忘而  
長這个義即是天理即是人倫日用此心應接合  
空的今人也只是日講過何更在人倫日用應接

上用五然有率二字便是主敬主敬兼動靜內外  
義亦是敬故曰若子欲以直內義以方外此雖說  
集義以養氣然即是亦敬以持志

一理也在內而此心能操存便是敬在外而此心  
有裁制便是義敬非在內操存不齊乎心故曰內  
義非在外裁制不齊乎物故曰外程子曰叔氏敬  
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此言恐誤夫能  
直內自能方外之既非義內豈得為敬乎只是一  
念或慎存養心完之全之毫髮不故為非便喚做

義一念既差則存養的也不是敬應接的也不是  
義蓋叔子素却倫理從頭上差乃原不是微何從  
有義

一貫之者夫子之語曾子重在一上不言方知蓋  
曾子於此之一將悟未能夫子因其機而語之若  
貫則曾子之所嘗用力而有得焉者也今人語學  
者一貫動輒曰一云之何具易乎便曾子已得於  
一則夫子自不須復告以貫若尚未得於貫則天  
子亦不遽告以一此可見學者用功預如曾子有

得於貫而斷悟乎一不當如今人只說大根本大  
頭腦不求諸實而往來諸一也不求諸貫有徑求  
諸一是一學且過於曾子而教不待聖人矣何古人  
一貫之難傳而今却入一貫之易曉也

天下之理不出乎一故自一而得天下之理所謂  
易尚而天下之理得者即此之一貫之本旨也然  
此自聖人事大賢以下未能加此故必於貫上用  
功夫則一以貫之此說人多未曉以為非夫子本  
意不知正夫子意也若學者即於一上則知可得

則夫子何不即教人以一何故獨以語曾子而平  
日之教止於文行忠信雅言止於詩書札禮而以  
子貢使子問答猶未之及可見孔門弟子尋常用  
士多是隨心隨事腳踏實地便之積累以後貫通  
乃固其學力資質之常分令經生學子未能窮孔  
門諸子之門塙而教者高談一貫不亦異於夫子  
乎

所以謂學者當揆質上用好者此自有說蓋天下  
之理具于吾心而教有萬莫凡做莫皆是此心所

以心上工夫心於道上得之如有愛親之心必做  
出愛親實是我有愛敬之心而無其事則只是个  
空虛所以平嘗說貫貫做不成一若於一上做  
成聖人何故不以此立教何故遺此一个頓悟起  
脫之妙易簡之方便異教得之而及出其下也  
聖人之一以一纜字貫也異端守一而已曾何貫  
之有儒教之分正在於此不知一而從之畏貫非  
聖人之學也舍貫而從求諸一亦非聖人之學也  
故聖人之學心一以貫之蓋合內外之道愚所以

必欲說學當於貫上用工夫者豈不知一理貫通而  
心上工夫易簡也預一之工夫要在貫上做乃可  
得並即是貫是一則一始可貫耳  
尊德性左問學之說與伯傳以尊德性為存心而  
以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兼屬之以道問學為  
兼知行而以尽精微知新企屬知極高明崇礼分  
屬行如此則是以戒懼為兼知行而極高明与崇  
礼字工夫似亦有著落但求之文義尊德性以為  
戒懼則通道問學以兼知行則未通蓋易謂學聚

問辨矣所謂博學審問皆以知言而未嘗兼行不  
應此處問學字又為一倒故愚解只以尊德性由  
學問為當不惟於夕義明順而於聖人言學之旨  
亦不相悖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矣亦此意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正是知行工夫共十九章  
孔子所謂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合居每章戒懼云  
之則兼德性問學而一之孝也蓋德性而非戒懼  
不可以尊問學而非戒懼不可以言道故如此立

言工夫兩端而實一致下文致廣大而盡精微與  
溫故新：正道問學之支極高明而道中庸敦厚  
崇禮正尊德性之章而以致廣大盡精微在極高  
明道中庸之前溫欲知新在敦厚崇禮之前則知  
先行後而德性之尊曰於問學其序不之察而文  
義亦明也

致廣大而盡精微何以為問學蓋上言尊德性曰  
於問學故下句皆先言問學而後及尊德性以見  
曰之意致即致知之致而廣大者此理之大而無

外者也。盡即盡心之盡，而精微者此理之小而無  
內者也。致廣大即博學工夫所謂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者也。盡精微即審問慎思明辨工夫所  
謂新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者也。至於溫故知新  
則皆學問思辨之不已者。學問思辨之已得，端為  
故其未得者為新。溫則詠而不舍，知則日新而  
不究。此皆道問學之事無疑。若極高明道中庸敦  
厚崇禮於尊德性之朋，尚蓋致廣大而盡精微，又  
必極高明而道中庸，然極高明道中庸非致廣大

盡精微者不能之，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如  
此者，方見聖賢言學只是一路，而易所謂學聚問  
辨，寬居仁行，大學所謂道學自修，格致誠正論語  
所謂博文約禮，孟子所謂知言養氣，尽心知性存  
心養性，與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明善誠身，其德後  
之序，知行之功，皆相胸合而無微可疑矣。或謂極  
高明道中庸敦厚崇禮，何以為尊德性。蓋此理之  
具於我心者，本自高闕本白，中庸本自尊皆本天  
理，乃性之全体，得之於天，故曰德性，因其高明而



極之固其中庸而道之固其厚而厚之固其禮而  
崇之曰極曰道曰崇正見尊之之意即此便是率  
性便篤行上天然求其實亦不通戒懼慎獨而已  
矣

吳滄川尊德性道問學各記其意自好而於中庸  
之旨亦誤其曰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  
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明  
明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便有斯頃之問  
斷則於尊之之功殆度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

人學於而則問學之功及在德性之後不知德性  
已尊則問學之功且將無用若尚未尊而不由問  
學不知又將何道以尊之哉其曰未於中庸首章  
典計禎終節正足戒懼慎獨然此等工夫只施於  
尊德性則所謂學問者亦將無所用其戒懼慎獨  
者云乎其失在於見世學問之弊而欲及之以尊  
德性不知不通問學每以為尊德性之始不尊德  
性每以為道問學之終而尊之道之末有不由矣  
戒懼慎獨若中庸首章典計煩終篇之所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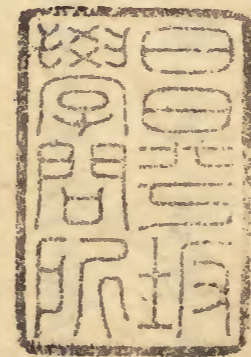
尊德性道問學兩處工夫只是分戒懼分只是  
分敬此分工夫即尊字道字皆有非謂尊德性是  
戒懼是敬而問學中原無必尊德性以道問學也  
朱子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與大學或問此心既立  
由是格物致知以尽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  
道問學其說之誤正生此若如其說則方欲學問  
乃先尊德性以為之本耳其尊德性及為道問學  
之故不知聖賢為學正由問學以尊德性故尊德  
性必道問學尊之道之皆有戒懼工夫知行雖二

而敬則一而已矣大學所謂敬為聖學始終之要  
其旨最明但其以小學大學分始終循有未  
不若以小學大學各自分始終為易見耳知考第為  
小學之始學文則小學之終格致為大學之始平  
治則大學之終知此則德性道問學皆有戒懼工  
夫皆是一敬每疑因不當以尊德性為道問學之  
本人不當以道問學即尊德性之功如今人所云  
也

孟子知言程子以為知道蓋道者大中至正敷滔

邪道未道遠矣他也其辭斯者其心有所蔽其辭  
淫者其心有所溜其辭邪者其心有所雜究者其  
心有所道孟子欺辭知其所蔽云々格論其理如  
此非必已有欺淫邪道之詞也然以為知人之言  
則不是此處正孟子致知之學故在養氣之先上  
又謂侍其志而此工夫昏日詩言志人之言詞乃  
志之所發不能持志則有蔽淫離究之失而波淫  
邪道不能免矣若能持志則四者之邪自不能為  
心之害而道之大中至正當躍如而見於前者前又

要而言之違道者予或問持志知言似不類曰特  
志即知言以夫每暴其氣即養氣之夫蓋養氣每  
別法只是每暴而已知言亦每別法亦只个持  
志而已要之時志亦只是敬工夫不分内外用於  
知言則為知道用於養氣則為集義志氣道義只  
是一理本每内外但分言若有所屬耳告子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是知言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  
不養氣



文化丙子

